

平型关：敢举烽烟解国忧



▲平型关口新修的关门楼和城墙。

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王文化摄



▲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内展示战斗地图。



▲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内油画。

“世代在华北耕耘的农民，如高粱、玉米般在自己的国土默默生存，日寇劫掠了他们的家园，践踏了他们的生命。国民党军队和政府败退后，在共产党人指导帮助下，他们觉醒、成长，与强敌抗争，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，也影响着现代中国的走向”

本报记者王文化

平型关一战成名。

位于山西省灵丘县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里，参观者络绎不绝。馆内循环播放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

平型关可以很好地诠释什么是“新的长城”。
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，在这里第一次投入抵御外侮的战争中，击败一支从甲午战争起就在中国横行的日本侵略军，这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，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，振奋了全国人心。此后，没有溃散败逃，没有放弃抗争，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就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，以牺牲捍卫尊严，以信仰唤醒民众，在古长城之上，用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。

而今在晋东北，那场战争的现实痕迹已经很少，但平型关大捷一直被深深铭记。

潇潇秋雨洗兵马

关于平型关大捷的回忆，常提及一场秋雨。

“集师上寨运良筹，敢举烽烟解国忧。潇潇秋雨洗兵马，殷殷热血固金瓯。东渡黄河第一战，威扫倭倭史流。常抚皓首忆旧事，夜眺燕北几春秋。”五十年后，聂荣臻元帅忆起平型关大捷时，犹记得“潇潇秋雨”。

那不是一场诗意的雨。

“乌云越来越浓，大地越来越黑，瓢泼似的大雨终于落下来了。战士们没有雨衣，身上的灰布单军装被浇得湿淋淋的，冷得发抖。天黑得像口锅，黑得不敢抬步。每个人拽着前面同志的衣角，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。一不小心，就会摔倒在地上。行军速度慢下来了。我们多希望多打雷闪，好趁着刹那光亮迈开步子往前走。”

大雨中，八路军将士从灵丘县再冉庄赶往平型关前设伏，时间是1937年9月25日凌晨。回忆者李天佑，时任115师686团团长。

从长征中走来的人民军队，1937年8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，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。当时日军已占领平津，侵入山西北部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虽努力抵抗，仍节节败退。9月21日，日军第五师团侵占灵丘县城，22日，向平型关进犯，国军33军孙楚和17军高桂滋部奉命防守，苦苦支撑，这时115师赶来，承担了在敌侧后攻击的任务。

从灵丘县城到平型关口约40公里，是蔚代公路（河北蔚县—山西代县）的一段。公路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中蜿蜒，115师师长林彪实地勘察后，和副师长聂荣臻决定在最险要的乔沟进行伏击。这里公路通过沟底，两侧壁立，狭窄处仅能过一辆汽车，沟深20米左右，中段长约5公里，是日军从平型关前线到后方灵丘县城的必经之地。一路追击国民党军队的日军毫无顾忌，没有分出兵力控制身后的公路。

日军第五师团骄横已久。甲午战争中，以它的第十一联队、第二十一联队为主组建的大岛混成旅团，在朝鲜半岛成欢驿击败清军聂士成部，打响甲午战争陆战第一枪。之后，第五师团进攻清军重兵布防的平壤，取得大胜，清军由此一蹶不振，第五师团越过鸭绿江一直侵犯到辽河一带。

第五师团攻占平壤时也是秋雨之夜，对清军来说那是血泪之夜。“阴云密布，大雨倾盆，兵勇冒雨而行，恍如惊弓之鸟，不问路径，结队直冲。而敌兵……拦路截杀……势如地网天罗……黑夜昏暗，南北不分，如是，彼来兵，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，放枪持刀，混乱相杀……鬼哭神号，震动田野……死尸遍地，血水成渠，惨目伤心，不堪言状！”那是在1894年9月15日深夜，回忆者清军军官梁述善。

四十三年后，平型关前秋雨之夜，中国军队冒雨前行，给第五师团布下陷阱。

潇潇秋雨给八路军将士带来不少困难，他们没有雨衣，仍穿着夏装，在泥泞的山路上摸黑急行，1907年出生的田世恩当时在686团任排长，据他后来回忆，“穿的单衣服全湿透了，秋风一吹冻得腿都抽筋……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”。聂荣臻回忆道：“满急的山洪咆哮着，盖住了哗哗的雨声。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，手拉手结成‘绳索’，或者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蹚过去，师里虽有工兵营，也能架桥，但水势凶猛，大雨滂沱，短期内难以成功。”看到有的战士急于过去而被洪水冲走，他和林彪决定，走在后面的688团不再强渡，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。

天快亮时，雨停了，林彪、聂荣臻率685团、686团、687团进入伏击阵地。李天佑回忆说：“队伍在公路南的山沟里隐蔽下来。天还是阴的，冷

风飒飒，又不许生火，战士们只有咬牙忍受，让沸腾的热血来烘干湿淋淋的衣服。”

冷雨也带来战机，日方战史记录显示，驻灵丘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前线报告，称因下雨天冷要求补给，旅团部命所属辎重队以成队大车满载衣服、粮食、弹药从灵丘县城前往平型关，其中有辎重兵和护卫兵，军衔最高的是同行的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，在日军中参谋是主要的作战指导者，当时师团参谋长西村利温大佐在蔚县的师团部，桥本是平型关前线地位较高的指挥官。25日上午，桥本和辎重队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，这一天进入伏击圈的还有在日军第六兵站自动车本部的卡车队，由本部长新庄淳中佐率领。

雨也给日军带来麻烦，在路边埋伏的田世恩记得“大概是因这路太泥泞，前边有几辆汽车停了，后面的车还在往前挤，人马车乱了套”。侵略者陷入的远不止是泥泞的道路。

殷殷热血固金瓯

乔沟沟口如今建有广场，边上有描绘平型关大捷战斗场面的浮雕墙。距沟口不远处是小寨村，村支书李八孩生于1964年，他说，村里已没人能讲述平型关大捷的亲历见闻了，但那一仗给这个村留下许多记忆。

1925年出生的李首铭生前接受采访时说：“（1937年）9月23日那一天，日本人来到小寨村，杀了村里的42个人，烧了200多间房，还强奸了许多女人……”25日村民听到乔沟传来激烈枪炮声，“到傍晚时分有了消息，说八路军打了胜仗。有胆大的人去乔沟看了后回来说，沟里全是小日本尸体。黑压压的，铺了一层，还有一沟的汽车、马车和战马。老百姓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，都说原来八路军能打呀，还说小日本该打呀！”

遭日军杀戮的不仅是小寨村，侵占灵丘后日军就开始大肆烧杀。正值秋收时节，农民舍不得地里的庄稼，唐之洼、南梁、东河南……从县城到平型关公路沿线都惨遭日军暴虐。

时任八路军连长的赵一回忆说，战前他们遇到一位逃难的老太太，揣着死难亲人被日寇割下的一块骨肉，那是她唯一能抢出来的。次日在平型关战场上，“我们连异常地奋不顾身并非出于瓮中捉鳖的喜悦，而是来自无名老人无声的控诉”。

然而敌人终究是凶狠的，而且枪法很准，利用汽车和沟坎顽抗……我们的火力压不住敌人的火力，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来。

然而战士们前赴后继地继续前进。”李天佑回忆道，为了抢占制高点老爷庙，他命令三营不要怕伤亡！猛冲！因为“为了民族的生存，我们必须付出代价”！

田世恩属三营，他记得，“占领了老爷庙的一小股敌人见我们开始往上爬，就一个劲朝我们射击，机关枪扫个不停，我们就趁他们换梭子的时候，猛往上冲一阵。可是，当我们冲到半山腰的时候，沟里的敌人又涌上来向我们开火，三营长受伤了，可是他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”。

据李天佑回忆，战斗还没结束，“三营九连干部差不多打光了，全连只剩下十多个人”。经过浴血拼杀，三营占领老爷庙，八路军歼灭包围圈里大部分日寇。与此同时，八路军在腰站等地顽强阻击了日军战斗部队的增援，给敌较多杀伤。

现在，从灵丘城到平型关的公路已不从乔沟底经过，修到了山梁上，老爷庙就在路边。老爷庙是当地人对关帝庙的俗称，庙门前立着“老爷庙高地争夺战遗址”的石碑，还树立一个高大的塑像，是近年新塑的，关公手持青龙偃月刀，披红挂绿，身后条幅上写着“关老爷保佑一方平安”。

公路边有“平型关大捷主战场乔沟”的标识，站在崖边，可以看到两崖相对，中间有条蜿蜒的小路，崖上崖下，草木葱葱。下到沟底，有的路段覆满青草，路边沙棘正黄。

平型关大捷似乎距离我们很远了，能够回忆当时情况的人已远去，昔日的烽火硝烟只能从纪念馆里感受，但对那场战斗的追寻一直没有停止，相关讨论也没有平息。对参战日军具体情况、歼敌及缴获多少等问题，由于相关记录、回忆庞杂，存在一些不同看法。如新庄淳的汽车队是去平型关方向还是去灵丘县城方向，中方有关回忆录与日方相关记录不一致。日方《滨田联队史》和《宇都宫辎重史》等的记录也不尽相同，这可以继续探讨，但平型关大捷基本情况经过多年的研究已经比较清楚。

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并打援，歼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，歼敌1000余人，击毁汽车100多辆，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。八路军自身也付出了很大代价，仅685团战后报告伤亡人员就达223人。

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里，展示着东京《朝日新闻》当时的报道，新庄淳中佐、桥本顺正中佐均于9月25日在山西阵亡。还展示着一封日本士兵未发出信的译文，介绍说是在乔沟日军尸体中发现的，士兵叫三浦，信写给女友，“日子，此时我们来到了山西境内，这个地方四面是山，说不定哪会儿

就会被中国人杀死了……我要回去，等我回去之后，咱们马上结婚。”

李首铭记得，八路军打完战场后，周围村民纷纷到乔沟捡洋落，有枪支、粮食、衣物等。入冬后，还有人去沟里鼓捣汽车上的轮胎，汽车工具箱里有扳手、钳子，可人们不会用，就用斧子劈、石头砸，弄下轮胎烧火。当时12岁的他弄了20多条腰带，都是真皮的，直到2008年接受采访时还系着一条。

那场胜利给当地村民带来的改变远不止是捡洋落。

高粱举起红缨枪

平型关大捷后，根据中共中央安排，聂荣臻率115师一部留在晋东北，扎根于人民之中，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

63岁的赵洪波曾任灵丘县党史办主任，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采集平型关大捷有关资料，他说：“平型关的故事绝不仅仅是平型关战役。围绕这场战役，发生过太多太多跌宕起伏的故事。”他采访了不少亲历者，有老将军、老战士，更多的是普通干部、村民，记录下大捷及大捷后的平型关故事。

他说：“灵丘县党史办是从平型关大捷写起。”1937年10月，灵丘县抗日政府成立，687团政治部主任谭甫仁任县长。11月，灵丘县抗日游击队组建。一批又一批农家儿女在红旗的引领下，走上了抗日救亡战场，并承担了建设人民共和国的责任。

祁庄村李二喜1937年参加了八路军，部队利用平型关大捷的战果组建炮兵连，他当了炮兵。1939年11月7日黄土岭之战中，李二喜用仅有的4发炮弹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。后来，他转战南北，1983年，在广东曲江市民政局局长任上离休。李首铭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大同八区武委会主任、右玉县副县长、灵丘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，1984年离休。

“高粱举起了红缨枪，豆角把子弹推上膛，玉米秆抡起了手榴弹，山药蛋布下地雷网，鬼子胆敢来进犯，叫他乖乖见阎王……”这是抗战时期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流传的一首歌谣。

世代在华北耕耘的农民，如高粱、玉米般在自己的国土默默生存，日寇劫掠了他们的家园，践踏了他们的生命。国民党军队和政府败退后，在共产党人指导下，他们觉醒、成长，与强敌抗争，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，也影响着现代中

国的走向。

平型关大捷后捡洋落的村民不会卸轮胎，不奇怪，他们看到汽车也没多长时间。蔚代公路山西段1936年建成，东跑池村村民吕成印曾回忆说：“刚刚修开这条路，日本人就进来了。老百姓都说，如果不是阎锡山修了这条路，还引不来日本人呢！”

为修这条路，村里的壮劳力全上了工地，冬天手起了冻疮也不停工。吃苦流汗建成的公路，便利了侵略者，难怪村民抱怨。不过阎锡山也无奈。

“查道路交通，关系地方命脉。山西全省一百零五县……山行者崎岖，原行者泥淖。以至转运困难，生产无由发达，人民生计所以日形艰窘。”这出自阎锡山1919年上报北洋政府的《修筑全省道路分段分期办法》，其中提出了建路办法并列出了计划修建的干支公路13条，包括蔚代公路山西段。被批准后，阎锡山开始了在全省修建公路的努力。

抗战前山西称模范省，应该说阎锡山为地方发展做过一些实事，包括蔚代公路山西段修建。被侵略者利用大概出乎阎锡山预料。1936年，他在日本士官学校时同学板垣征四郎拜访他，说要看风景，不坐飞机或火车、汽车，沿蔚代公路徒步“旅行”。一年后板垣征四郎指挥第五师团入侵山西，就沿蔚代公路攻来。

不知道老同学的诡道给阎锡山带来多大心理冲击，日军侵入山西后，他一直在前线坐镇指挥，投入重兵，还查办了弃守天镇的61军军长李服膺（后处决），李是阎从排长一手提拔的亲信。平型关战役中，115师配合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在敌侧后出击，取得大捷。然而整个战役，虽有八路军的战绩，虽有国民党军队的拼力抵抗，迟滞了日军攻势，却仍没有守住长城。

9月29日，日军从34军203旅防守的茹越口突破，旅长梁燾堂及所部1400人全部殉国。当晚，阎锡山下令从平型关、雁门关长城一线后撤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撤兵令下意凄凉，指挥杂军愧无方，原由平型复南口，孰意茹越察鉴堂。”

之前，26日即平型关大捷后第二天，阎锡山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官兵打成一片，军民打成一片，才是现代国家的军政。”他也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，后来还推行过“兵农合一”，但没有先进理论指引和先进政党领导，阎锡山终究不可能在山西实现他现代国家的设想。

战争开始时，阎锡山下令各县县长与县城共存亡，但一开战，包括灵丘在内雁北13县，仅朔县县长郭同仁城破殉职，其余均弃城而逃，未沦陷地区官吏也纷纷逃走。阎锡山只好推出了游击县长制，允许县长不守守县城，在县境内即可，结果此令一下，全省105县中仅3个县长愿留任，其余全部请辞。平型关大捷前，八路军迎着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官兵奔往前线，不走大路走小路，聂荣臻说，不只是因败兵拥堵，也是“为了摆脱这些溃兵对部队情绪的影响”。

从长城后撤，阎锡山骑马夜行五台山去往太原，作诗云：“雪天彻夜走清凉，飞灯光耀遍山梁，老人途中退行进，徒步泞泥衣带霜。”差不多同时，聂荣臻在五台山写下一个题词：“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，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！”他说：“这不单是我对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们的勉励，也是我自己下定的决心。”

在平型关，国共双方取得了不同成果，更开启了不同征程，现代中国的走向由此发生变化。

人间正道是沧桑

从乔沟到平型关口有六七公里，车行十来分钟。公路从关口通过，一侧是新修复的砖门楼，另一侧保留着残存夯土墙，两边连着新修复的砖墙。新建门楼上嵌有旧匾额，上写“平刑岭”。

平型关属明长城内长城的一部分，内长城也称“二边”“次边”，从偏头关经宁武关、雁门关到平型关再到娘子关（固关），依托晋汾山、恒山、五台山和太行山北段，形成防御工事。在恒山和五台山之间有条带状低地，平型岭横在这条带状低地上，因地形如瓶，古称瓶型关，1511年明廷在岭口建关城，称平型岭关，后称平型关。这里是灵丘和繁峙两县的交界，向南进入繁峙县有平型关村，为当年戍兵驻扎之地。

1553年，蒙古鞑靼部俺答汗曾进攻平型关。1927年，晋军和奉军曾在这一带作战。但总体上，平型关履历和声名在长城诸关口中并不引人注目，直到1937年。

1961年，平型关大捷遗址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66年，雁北地区组织5000多名民兵在平型关建设绿化林带。1970年9月25日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建成开馆。1971年9月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关闭。1987年，灵丘县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举办纪念活动。1997年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恢复展览。1998年，第一届平型关文化旅游节举办。

2007年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进行改扩建后重新开馆，新建将帅广场上立着林彪、聂荣臻等十位主要参战将领的铜像，每尊像高3.2米，重2吨多。

2019年，灵丘县举办第十三届平型关文化旅游节，这一届的主题是“绘就全域旅游蓝图，推进文旅融合发展”。灵丘县城一处新建的楼盘围挡上，写着大幅标语，“建设面向京津冀地区宜居宜业宜游山水特色城镇”。

标语不远处有个四星级酒店——平型关酒店。

82年前，那个潇潇秋雨之夜，115师将士经过那条暴发山洪的河流，名叫大沙河。现在大沙河正进行生态修复和保护，它是白洋淀的上游河流，淀边在建设雄安新区。